

本报记者邹大鹏

一路从风雪中走来

“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，没有花香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，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！”

在这篇《迎一九三七年》的文章中，一个叫穆亚才的15岁少年，在民族的寒冬风雪中，用笔书写出浪漫与激情，也点燃了理想的革命火种。

坐标，河南杞县。这年12月，他接到同学冯若泉的来信，毅然辞别家中父母北上山西。走潼关、过黄河、经风陵，最终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。

《穆青传》作者张严平曾描写这段历史：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……参加革命了，应该改一个新名，叫什么呢？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，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！于是，他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穆青”。

1940年前后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，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延安培训，因战地通讯《红灯》而被熟知的穆青，用9天时间走完了13天路程，来到了延安。1942年，在鲁艺做着作家梦的他，被《解放日报》点名选才。从此，这事业伴其一生。

清凉山打开了穆青的新闻之门。他的采访生涯是从访问一位边区老工人赵占魁开始的，二十多天的蹲点扎根，让他走进了老赵平凡而高尚的内心世界，《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》等报道引起强烈反响，边区把老赵评为特等劳动模范。穆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独特魅力。有缘的是，两人三年后又在哈尔滨重逢，他乡遇故知，再次采访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宝贵的照片。

1945年，新华社和《解放日报》按照中央要求，抽调编辑、记者、翻译等共16人，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，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担任队长，穆青是其中一员。

全程几千里靠脚步丈量。迎着风雪，小分队12月抵达辽宁。此时的东北，滴水成冰，雪原茫茫，裤子和鞋上的雪凝成了冰疙瘩，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穆青和队友在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的村子。得知他们是关里来的抗日队伍，一对陌生而热情的老夫妻收留了他们。

炊烟袅起，生火烧炕。急着上炕的穆青，却发现脱不下靴子，想要硬拽，被老汉制止：“孩子，千万不能硬拽，也不能拿热水猛浇，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……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。”

没有人在东北生活过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冰雪的法则和威力，更不懂那些人类的智慧和诀窍。老人端来一盆冷水，把冰碴化开，小心拽下靴子，把这双冰冷的脚搂在胸前不停揉搓按摩。从麻到热胀，终于恢复了知觉，那一瞬，老人的体温也传到了穆青的心里。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。

这段记忆，成为穆青一生的珍藏，也让人民情怀融入血液，如同陈年窖藏老酒，在岁月的积淀中历久弥香。

两座铅笔楼述说往事

北京，宣武门西大街57号，形似铅笔的大楼成为独特的地标；哈尔滨，地段街和经纬街交会处，也有一座铅笔形的老楼，静静伫立。

周保华编著的《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简史》中记载，1946年1月17日，吴文焘带领小分队到达古镇海龙（今吉林省东南部）时，中共中央东北局还远在本溪，后东北局迁到海龙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，吴文焘任社长。2月7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在海龙复刊。同时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海龙一座青砖瓦房里开始正式办公。5月，东北总分社迁驻哈尔滨。

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原社长石堪砺在《穆青与哈尔滨》一文中介绍，那时的东北日报社和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

造，解决群众的困难；并经常不断地报道群众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，借以教育群众，推动工作。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任务。”

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哈尔滨刚解放不久，我们党在哈尔滨镇反、整顿社会、开展土改，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，任务十分繁重，穆青忘我地投入到采访报道中。哈尔滨当时有个“鬼市”，这是一些专搞盗窃、抢劫、诈骗的不法之徒交易赃物的场所，他们在夜里交易，天一亮就散市。穆青半夜里起来“化装”，穿上长袍，戴上礼帽，摸清“鬼市”黑幕，这可能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“暗访”之一。

在哈尔滨市的道外区，当时有个“荟芳里”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聚集区，政府开展了坚决取缔和打击娼妓业的斗争。穆青深入采访，写下了揭露妓院黑暗和妓女们悲惨遭遇的内部报道。

那时，穆青经常到农村蹲点采访，就睡在老乡的炕上，吃在一起。当时土匪侵扰破坏，下乡报道艰苦又危险。所以，有记者下乡，同事们就走到报社附近的霓虹桥头送行；采访归来，大家又到霓虹桥头相迎。穆青曾感慨地说：“那真是战友情啊！”

穆青曾在哈尔滨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楼顶拍下一张照片，他双手抄着袖口，胸别钢笔，头戴军帽，胡茬儿微露，年轻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几年，他是幸福而充实的，1948年元旦，穆青与续磊结婚，报社新年会餐，就是他们的“婚宴”，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，华君武夫妇、刘白羽夫妇等朋友、同事都在上面签了名。这些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文采的年轻人，在这里启航跟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，迎来了新中国，也迎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新舞台。

三张旧报的记载

黑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内，一张张陈年旧报被扫描微缩成胶片，通过放映设备，在电脑上一幅幅打开，如同岁月的幻灯片。《东北日报》，当年还是繁体字，从右向左的竖版，定价每期四角。

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，在厚厚的报纸中翻阅过往，如同大海捞针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管理员尹泽在一卷胶片中，随手一点，就选中了第六十六期。这期的头条刊登了周保中将军的照片，标题为《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——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》，稿件没有署名，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正是穆青。

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武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！”

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“光辉的、战斗的、崇高的、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”。鲁迅曾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一联赠予瞿秋白，在他遇害后，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，写下了一副挽联：是七尺男儿，生能舍己；作千秋雄鬼，死不还家。

除了和鲁迅的友谊，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：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；他担任过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社长，也是《红色中华》报主编；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《热血日报》；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，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；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，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，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；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；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，留下了“秋之白华”的婚恋佳话……

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在生命的尽头，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《多余的话》，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。

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，如今，《多余的

穆青在黑土地

号“王把头”，不甘心失败，耍阴谋，放暗箭，屡次向翻身农民进行反扑，经过七次斗争，终于受到应有的惩处。

当地流传的这个“七斗王把头”的故事，也成为穆青笔下的经典。“你处8月上旬稿件源源而来，甚喜。穆青同志所写《五常农民的攻势》一篇，有声有势有过程，看出了五常群运的概貌，这是群运报道中值得学习的。”新华社总社致电东北总分社说。

四字箴言的期待

“勿忘人民”——这是穆青生前最爱写的字，也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。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。穆青，这位新华社老社长，用一生，凝结成这一片心魂。

“我是人民的儿子”，这心灵深处的声音，引领穆青的脚步不停地走向群众。他来自人民，热爱人民，六访兰考、八下扶沟，书写人民。1991年7月31日，穆青来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，与全体人员座谈，语重心长：

“群众当中，实际当中，有非常丰富的东西，那是一本非常丰富的、无字的书……古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……应当到实际工作中去，增长知识，了解我们的国家，了解我们的人民，了解党的政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基础打好了，以后就有了自由，可以为人民做出贡献……我们新华社老记者都是从此条路走过来的。”

穆青，就是从这条路上，一步一个脚印跋涉登峰。谈及年轻记者成才，他也是殷殷嘱托：“成才历来和艰苦奋斗、下苦功夫分不开，没有那种像二道贩子一样倒一个什么就发家的。要想成才，就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，踏踏实实搞调查研究，练好基本功，把自己的基础搞得牢固、再牢固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至于迷失方向。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有些人很有才，自己就是抛不开‘名利’二字，抛不开个人的东西，结果真正成才的很少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那个问题上栽了跟头。”

逝者长已矣，存者犹可追。“穆老头”，用四字箴言，早已给出了答案——勿忘人民。

只有历经沧桑的人，才有如此深厚博大的情怀。他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，所以他一生有爱；他一生有爱，所以他一生喷涌。穆青离开黑龙江分社时，还曾在分社的小院，留下一幅墨宝——“继往开来”。

时光荏苒，何以慰怀？东北的秋阳，暖暖地射在东北总分社的旧址上，路口的车子和人川流不息，远处奔流不息的松花江，仿佛在激荡涌诉……

（参与采写刘赫奎）

左图：悬挂在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办公楼内的穆青照片和他的名篇——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（10月14日摄）。

右图：这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办公楼之一，穆青曾于此工作（10月14日摄）。

一路从风雪中走来

“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，没有花香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，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！”

在这篇《迎一九三七年》的文章中，一个叫穆亚才的15岁少年，在民族的寒冬风雪中，用笔书写出浪漫与激情，也点燃了理想的革命火种。

坐标，河南杞县。这年12月，他接到同学冯若泉的来信，毅然辞别家中父母北上山西。走潼关、过黄河、经风陵，最终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。

《穆青传》作者张严平曾描写这段历史：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……参加革命了，应该改一个新名，叫什么呢？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，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！于是，他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穆青”。

1940年前后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，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延安培训，因战地通讯《红灯》而被熟知的穆青，用9天时间走完了13天路程，来到了延安。1942年，在鲁艺做着作家梦的他，被《解放日报》点名选才。从此，这事业伴其一生。

清凉山打开了穆青的新闻之门。他的采访生涯是从访问一位边区老工人赵占魁开始的，二十多天的蹲点扎根，让他走进了老赵平凡而高尚的内心世界，《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》等报道引起强烈反响，边区把老赵评为特等劳动模范。穆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独特魅力。有缘的是，两人三年后又在哈尔滨重逢，他乡遇故知，再次采访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宝贵的照片。

1945年，新华社和《解放日报》按照中央要求，抽调编辑、记者、翻译等共16人，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，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担任队长，穆青是其中一员。

全程几千里靠脚步丈量。迎着风雪，小分队12月抵达辽宁。此时的东北，滴水成冰，雪原茫茫，裤子和鞋上的雪凝成了冰疙瘩，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穆青和队友在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的村子。得知他们是关里来的抗日队伍，一对陌生而热情的老夫妻收留了他们。

炊烟袅起，生火烧炕。急着上炕的穆青，却发现脱不下靴子，想要硬拽，被老汉制止：“孩子，千万不能硬拽，也不能拿热水猛浇，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……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。”

没有人在东北生活过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冰雪的法则和威力，更不懂那些人类的智慧和诀窍。老人端来一盆冷水，把冰碴化开，小心拽下靴子，把这双冰冷的脚搂在胸前不停揉搓按摩。从麻到热胀，终于恢复了知觉，那一瞬，老人的体温也传到了穆青的心里。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。

这段记忆，成为穆青一生的珍藏，也让人民情怀融入血液，如同陈年窖藏老酒，在岁月的积淀中历久弥香。

两座铅笔楼述说往事

北京，宣武门西大街57号，形似铅笔的大楼成为独特的地标；哈尔滨，地段街和经纬街交会处，也有一座铅笔形的老楼，静静伫立。

周保华编著的《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简史》中记载，1946年1月17日，吴文焘带领小分队到达古镇海龙（今吉林省东南部）时，中共中央东北局还远在本溪，后东北局迁到海龙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，吴文焘任社长。2月7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在海龙复刊。同时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海龙一座青砖瓦房里开始正式办公。5月，东北总分社迁驻哈尔滨。

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原社长石堪砺在《穆青与哈尔滨》一文中介绍，那时的东北日报社和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

造，解决群众的困难；并经常不断地报道群众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，借以教育群众，推动工作。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任务。”

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哈尔滨刚解放不久，我们党在哈尔滨镇反、整顿社会、开展土改，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，任务十分繁重，穆青忘我地投入到采访报道中。哈尔滨当时有个“鬼市”，这是一些专搞盗窃、抢劫、诈骗的不法之徒交易赃物的场所，他们在夜里交易，天一亮就散市。穆青半夜里起来“化装”，穿上长袍，戴上礼帽，摸清“鬼市”黑幕，这可能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“暗访”之一。

在哈尔滨市的道外区，当时有个“荟芳里”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聚集区，政府开展了坚决取缔和打击娼妓业的斗争。穆青深入采访，写下了揭露妓院黑暗和妓女们悲惨遭遇的内部报道。

那时，穆青经常到农村蹲点采访，就睡在老乡的炕上，吃在一起。当时土匪侵扰破坏，下乡报道艰苦又危险。所以，有记者下乡，同事们就走到报社附近的霓虹桥头送行；采访归来，大家又到霓虹桥头相迎。穆青曾感慨地说：“那真是战友情啊！”

穆青曾在哈尔滨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楼顶拍下一张照片，他双手抄着袖口，胸别钢笔，头戴军帽，胡茬儿微露，年轻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几年，他是幸福而充实的，1948年元旦，穆青与续磊结婚，报社新年会餐，就是他们的“婚宴”，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，华君武夫妇、刘白羽夫妇等朋友、同事都在上面签了名。这些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文采的年轻人，在这里启航跟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，迎来了新中国，也迎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新舞台。

三张旧报的记载

黑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内，一张张陈年旧报被扫描微缩成胶片，通过放映设备，在电脑上一幅幅打开，如同岁月的幻灯片。《东北日报》，当年还是繁体字，从右向左的竖版，定价每期四角。

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，在厚厚的报纸中翻阅过往，如同大海捞针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管理员尹泽在一卷胶片中，随手一点，就选中了第六十六期。这期的头条刊登了周保中将军的照片，标题为《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——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》，稿件没有署名，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正是穆青。

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武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！”

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“光辉的、战斗的、崇高的、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”。鲁迅曾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一联赠予瞿秋白，在他遇害后，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，写下了一副挽联：是七尺男儿，生能舍己；作千秋雄鬼，死不还家。

除了和鲁迅的友谊，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：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；他担任过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社长，也是《红色中华》报主编；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《热血日报》；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，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；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，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，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；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；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，留下了“秋之白华”的婚恋佳话……

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在生命的尽头，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《多余的话》，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。

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，如今，《多余的

一路从风雪中走来

“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，没有花香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，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！”

在这篇《迎一九三七年》的文章中，一个叫穆亚才的15岁少年，在民族的寒冬风雪中，用笔书写出浪漫与激情，也点燃了理想的革命火种。

坐标，河南杞县。这年12月，他接到同学冯若泉的来信，毅然辞别家中父母北上山西。走潼关、过黄河、经风陵，最终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。

《穆青传》作者张严平曾描写这段历史：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……参加革命了，应该改一个新名，叫什么呢？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，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！于是，他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穆青”。

1940年前后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，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延安培训，因战地通讯《红灯》而被熟知的穆青，用9天时间走完了13天路程，来到了延安。1942年，在鲁艺做着作家梦的他，被《解放日报》点名选才。从此，这事业伴其一生。

清凉山打开了穆青的新闻之门。他的采访生涯是从访问一位边区老工人赵占魁开始的，二十多天的蹲点扎根，让他走进了老赵平凡而高尚的内心世界，《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》等报道引起强烈反响，边区把老赵评为特等劳动模范。穆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独特魅力。有缘的是，两人三年后又在哈尔滨重逢，他乡遇故知，再次采访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宝贵的照片。

1945年，新华社和《解放日报》按照中央要求，抽调编辑、记者、翻译等共16人，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，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担任队长，穆青是其中一员。

全程几千里靠脚步丈量。迎着风雪，小分队12月抵达辽宁。此时的东北，滴水成冰，雪原茫茫，裤子和鞋上的雪凝成了冰疙瘩，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穆青和队友在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的村子。得知他们是关里来的抗日队伍，一对陌生而热情的老夫妻收留了他们。

炊烟袅起，生火烧炕。急着上炕的穆青，却发现脱不下靴子，想要硬拽，被老汉制止：“孩子，千万不能硬拽，也不能拿热水猛浇，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……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。”

没有人在东北生活过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冰雪的法则和威力，更不懂那些人类的智慧和诀窍。老人端来一盆冷水，把冰碴化开，小心拽下靴子，把这双冰冷的脚搂在胸前不停揉搓按摩。从麻到热胀，终于恢复了知觉，那一瞬，老人的体温也传到了穆青的心里。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。

这段记忆，成为穆青一生的珍藏，也让人民情怀融入血液，如同陈年窖藏老酒，在岁月的积淀中历久弥香。

两座铅笔楼述说往事

北京，宣武门西大街57号，形似铅笔的大楼成为独特的地标；哈尔滨，地段街和经纬街交会处，也有一座铅笔形的老楼，静静伫立。

周保华编著的《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简史》中记载，1946年1月17日，吴文焘带领小分队到达古镇海龙（今吉林省东南部）时，中共中央东北局还远在本溪，后东北局迁到海龙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，吴文焘任社长。2月7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在海龙复刊。同时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海龙一座青砖瓦房里开始正式办公。5月，东北总分社迁驻哈尔滨。

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原社长石堪砺在《穆青与哈尔滨》一文中介绍，那时的东北日报社和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

造，解决群众的困难；并经常不断地报道群众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，借以教育群众，推动工作。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任务。”

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哈尔滨刚解放不久，我们党在哈尔滨镇反、整顿社会、开展土改，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，任务十分繁重，穆青忘我地投入到采访报道中。哈尔滨当时有个“鬼市”，这是一些专搞盗窃、抢劫、诈骗的不法之徒交易赃物的场所，他们在夜里交易，天一亮就散市。穆青半夜里起来“化装”，穿上长袍，戴上礼帽，摸清“鬼市”黑幕，这可能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“暗访”之一。

在哈尔滨市的道外区，当时有个“荟芳里”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聚集区，政府开展了坚决取缔和打击娼妓业的斗争。穆青深入采访，写下了揭露妓院黑暗和妓女们悲惨遭遇的内部报道。

那时，穆青经常到农村蹲点采访，就睡在老乡的炕上，吃在一起。当时土匪侵扰破坏，下乡报道艰苦又危险。所以，有记者下乡，同事们就走到报社附近的霓虹桥头送行；采访归来，大家又到霓虹桥头相迎。穆青曾感慨地说：“那真是战友情啊！”

穆青曾在哈尔滨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楼顶拍下一张照片，他双手抄着袖口，胸别钢笔，头戴军帽，胡茬儿微露，年轻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几年，他是幸福而充实的，1948年元旦，穆青与续磊结婚，报社新年会餐，就是他们的“婚宴”，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，华君武夫妇、刘白羽夫妇等朋友、同事都在上面签了名。这些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文采的年轻人，在这里启航跟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，迎来了新中国，也迎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新舞台。

三张旧报的记载

黑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内，一张张陈年旧报被扫描微缩成胶片，通过放映设备，在电脑上一幅幅打开，如同岁月的幻灯片。《东北日报》，当年还是繁体字，从右向左的竖版，定价每期四角。

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，在厚厚的报纸中翻阅过往，如同大海捞针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管理员尹泽在一卷胶片中，随手一点，就选中了第六十六期。这期的头条刊登了周保中将军的照片，标题为《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——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》，稿件没有署名，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正是穆青。

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武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！”

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“光辉的、战斗的、崇高的、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”。鲁迅曾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一联赠予瞿秋白，在他遇害后，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，写下了一副挽联：是七尺男儿，生能舍己；作千秋雄鬼，死不还家。

除了和鲁迅的友谊，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：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；他担任过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社长，也是《红色中华》报主编；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《热血日报》；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，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；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，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，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；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；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，留下了“秋之白华”的婚恋佳话……

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在生命的尽头，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《多余的话》，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。

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，如今，《多余的

一路从风雪中走来

“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，没有花香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，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！”

在这篇《迎一九三七年》的文章中，一个叫穆亚才的15岁少年，在民族的寒冬风雪中，用笔书写出浪漫与激情，也点燃了理想的革命火种。

坐标，河南杞县。这年12月，他接到同学冯若泉的来信，毅然辞别家中父母北上山西。走潼关、过黄河、经风陵，最终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。

《穆青传》作者张严平曾描写这段历史：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……参加革命了，应该改一个新名，叫什么呢？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，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！于是，他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穆青”。

1940年前后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，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延安培训，因战地通讯《红灯》而被熟知的穆青，用9天时间走完了13天路程，来到了延安。1942年，在鲁艺做着作家梦的他，被《解放日报》点名选才。从此，这事业伴其一生。

清凉山打开了穆青的新闻之门。他的采访生涯是从访问一位边区老工人赵占魁开始的，二十多天的蹲点扎根，让他走进了老赵平凡而高尚的内心世界，《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》等报道引起强烈反响，边区把老赵评为特等劳动模范。穆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独特魅力。有缘的是，两人三年后又在哈尔滨重逢，他乡遇故知，再次采访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宝贵的照片。

1945年，新华社和《解放日报》按照中央要求，抽调编辑、记者、翻译等共16人，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，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担任队长，穆青是其中一员。

全程几千里靠脚步丈量。迎着风雪，小分队12月抵达辽宁。此时的东北，滴水成冰，雪原茫茫，裤子和鞋上的雪凝成了冰疙瘩，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穆青和队友在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的村子。得知他们是关里来的抗日队伍，一对陌生而热情的老夫妻收留了他们。

炊烟袅起，生火烧炕。急着上炕的穆青，却发现脱不下靴子，想要硬拽，被老汉制止：“孩子，千万不能硬拽，也不能拿热水猛浇，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……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。”

没有人在东北生活过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冰雪的法则和威力，更不懂那些人类的智慧和诀窍。老人端来一盆冷水，把冰碴化开，小心拽下靴子，把这双冰冷的脚搂在胸前不停揉搓按摩。从麻到热胀，终于恢复了知觉，那一瞬，老人的体温也传到了穆青的心里。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。

这段记忆，成为穆青一生的珍藏，也让人民情怀融入血液，如同陈年窖藏老酒，在岁月的积淀中历久弥香。

两座铅笔楼述说往事

北京，宣武门西大街57号，形似铅笔的大楼成为独特的地标；哈尔滨，地段街和经纬街交会处，也有一座铅笔形的老楼，静静伫立。

周保华编著的《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简史》中记载，1946年1月17日，吴文焘带领小分队到达古镇海龙（今吉林省东南部）时，中共中央东北局还远在本溪，后东北局迁到海龙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，吴文焘任社长。2月7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在海龙复刊。同时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海龙一座青砖瓦房里开始正式办公。5月，东北总分社迁驻哈尔滨。

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原社长石堪砺在《穆青与哈尔滨》一文中介绍，那时的东北日报社和

多年以后，穆青这样回忆：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雪原上的小屋，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，今生今世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

造，解决群众的困难；并经常不断地报道群众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，借以教育群众，推动工作。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任务。”

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哈尔滨刚解放不久，我们党在哈尔滨镇反、整顿社会、开展土改，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，任务十分繁重，穆青忘我地投入到采访报道中。哈尔滨当时有个“鬼市”，这是一些专搞盗窃、抢劫、诈骗的不法之徒交易赃物的场所，他们在夜里交易，天一亮就散市。穆青半夜里起来“化装”，穿上长袍，戴上礼帽，摸清“鬼市”黑幕，这可能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“暗访”之一。

在哈尔滨市的道外区，当时有个“荟芳里”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聚集区，政府开展了坚决取缔和打击娼妓业的斗争。穆青深入采访，写下了揭露妓院黑暗和妓女们悲惨遭遇的内部报道。

那时，穆青经常到农村蹲点采访，就睡在老乡的炕上，吃在一起。当时土匪侵扰破坏，下乡报道艰苦又危险。所以，有记者下乡，同事们就走到报社附近的霓虹桥头送行；采访归来，大家又到霓虹桥头相迎。穆青曾感慨地说：“那真是战友情啊！”

穆青曾在哈尔滨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楼顶拍下一张照片，他双手抄着袖口，胸别钢笔，头戴军帽，胡茬儿微露，年轻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几年，他是幸福而充实的，1948年元旦，穆青与续磊结婚，报社新年会餐，就是他们的“婚宴”，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，华君武夫妇、刘白羽夫妇等朋友、同事都在上面签了名。这些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文采的年轻人，在这里启航跟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，迎来了新中国，也迎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新舞台。

三张旧报的记载

黑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内，一张张陈年旧报被扫描微缩成胶片，通过放映设备，在电脑上一幅幅打开，如同岁月的幻灯片。《东北日报》，当年还是繁体字，从右向左的竖版，定价每期四角。

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，在厚厚的报纸中翻阅过往，如同大海捞针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管理员尹泽在一卷胶片中，随手一点，就选中了第六十六期。这期的头条刊登了周保中将军的照片，标题为《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——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》，稿件没有署名，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正是穆青。

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武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！”

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“光辉的、战斗的、崇高的、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”。鲁迅曾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一联赠予瞿秋白，在他遇害后，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，写下了一副挽联：是七尺男儿，生能舍己；作千秋雄鬼，死不还家。

除了和鲁迅的友谊，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：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；他担任过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社长，也是《红色中华》报主编；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《热血日报》；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，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；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，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，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；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；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，留下了“秋之白华”的婚恋佳话……

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在生命的尽头，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《多余的话》，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。

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，如今，《多余的